



翠绿的晨星

张之涛



CUI LÜ DE CHEN XI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1227/156

1225/08

翠绿的晨星



天津人民出版社

683498

插图：贲方洲

翠绿的晨星

张之涛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 1/8 插页 6

一九七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2·631

每册：0.76 元

12=65/08

目 次

序 歌 (1)

翠绿的晨星升起的时候，
金色的曙光照亮草原上的车辙。

第一章 (6)

疾风暴雨震响过的天空，
一定会升起长长的彩虹。

第二章 (35)

大风集结着漫天乌云，
乌云里布满了狂暴的雷阵。

第三章 (60)

大雁呵，金色的大雁，
你的翅膀驮着春天的霞光。

第四章 (89)

飞驰的骏马哟，捷德尔那那嗬，
烈火怎能烧焦你瀑布似的长鬃。

第五章 (121)

在莽苍苍的峰峦上，嗬，
映出了一面闪光的红旗。

第六章 (145)

天上的鸿雁从北往南飞，

是为了寻求太阳的温暖。

第七章.....(173)

蓝色的山峰上升起白玉云霞，

那是我们用心结成的友谊哈达。

第八章.....(204)

呵，孔雀，绿色的孔雀嘴呷，

快展开你那雷雨冲刷过的羽毛。

第九章.....(233)

冰峰雪海绽开了血红的花，

那是草原牧人心爱的茄玛。

第十章.....(261)

太阳升起来嘴呷，黑暗留在后面，

阿勒坦格日勒哟，照亮古老的群山。

尾 声.....(284)

年轻的弟兄们，不要忘记呵，

敌人给我们留下的创伤。



序　　歌

翠绿的晨星升起的时候，
金色的曙光照亮草原上的车辙。

——蒙古族民歌

草原上落下一片片红色云朵，
缤纷的彩旗象点点燃烧的烈火，
绿草浪里卷过沸腾的人潮，
白毡包搭起的新城，伸向天边的角落。

草原盛会那达木*已经开场，

* 那达木：草原上盛大的集会，庆祝丰收和喜庆。
会上有各种游艺节目，如赛马、射箭、摔跤等。

草原牧人为一年一度丰收而热烈庆贺。

战斗的日月呵，沸腾的生活！

贫下中牧怎能不为胜利而放声高歌？

丰收的喜悦更使人想起苦难的往昔，

草原上的人们呵，都是在战火中渡过！

战斗的征程给人们留下永恒的记忆，

哪一里哪一程不都在心头深深铭刻！

.....

.....

叶绿叶黄呵，花开花落，

云去云往呵，雁来雁过，

为纪念我们战斗而又光荣的岁月，

草原上的那达木盛会开的格外红火！

额吉淖尔草原在沸腾呵，

每一朵红花每一根绿草都卷过洪波；

额吉淖尔草原在喧啸呵，

每一座山峰每一块沙丘都豪情炽热。

天上的白云哟，为什么匆匆飘过？

为的是呵，让边疆的蓝天格外清澈！

和暖的春风哟，为什么充满香甜？

为的是吹醉草原上的牛、马、羊、驼！

贫下中牧都穿上节日的盛装，
花红柳绿呵，草原流过彩色的长河。
骑上飞快的骏马，坐上高大的骆驼，
跑起拖拉机群，开动解放牌卡车……

贫下中牧成群结队地赶来了，
带着美好的祝福和欢快的心歌。
贫下中牧成群结队地赶来了，
满怀的激情呵，满眼的春色。

草原呵，是一个欢乐的大海，
笑语歌声激起了大海的浪花朵朵。
百灵鸟、花喜鹊、白肚鸽翩翩飞舞，
多象一群群海燕在呼啸的浪尖穿梭。

尽情地欢歌吧，草原上的人们，
光辉的节日使我们回顾道路是怎样开拓？
草原上的说唱诗人定准了琴弦，
飞动的手指把两根琴弦轻轻地弹拨！

优美的马头琴声响起来了，
声声音乐牵动着人们的心弦起落。
浑厚的声音在额吉淖尔上空震响，
远方的客人呵，快请你在草坪上落座。

老说唱诗人拉了一段悠扬的前奏，
一碗香醇的奶茶润湿了他的喉舌；
抖动的琴弓就象是一只大梭，
把人们心头的彩练呵，编织缝合。

.....

.....

我的家乡哟，额吉淖尔草原，
你不就是苦难奴隶的苦难证见？
过去你象是一只百孔千疮的破船呵，
在历史的长河里呵，遇难搁浅。

我的家乡哟，额吉淖尔草原，
你不就是血泪草原的血泪琴弦？
大地呵，好象倒毙在荒沙里的骏马，
愁苦的风暴，燃烧起希望的火焰！

奴隶们的心，象黑夜喷射的火星，
在愤怒的熔炉里炼成了闪光的刀剑！
奴隶的生命就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写下不朽的诗篇！

我的家乡哟，额吉淖尔草原，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牧民中间流传；
你们见过黎明天边那颗翠绿的晨星吗？
我们的女英雄和她一样明亮光灿！

战士金霞是我们草原上的骄傲。
她的一生是为奴隶的解放而战。
她绚丽的生命虽是那样的短暂，
但比那不朽的岩峰哟，还要长远。

现在听我把金霞的故事讲述，
当然这故事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烧起牛粪火哟，快把奶酒斟满，
草原上的节日哟，夜晚胜过白天……

.....

.....

老说唱诗人拉了一个缓慢的间奏，
如盘的明月呵，被绿色的草浪拥托；
那达木盛会照样鼓乐喧天人流如河，
沸腾的额吉淖尔草原哟，洒满金黄月色。

老说唱诗人放开浑厚的声音，
宾客们回顾往昔呵，驾着动心的长歌：
“翠绿晨星升起来的时候哟，
金色的曙光照亮草原上的车辙……”



第一章

疾风暴雨震响过的天空，
一定会升起长长的彩虹。

——蒙古族民歌

1

冰雪消融，朝霞向远方扩展，
翠绿的晨星，闪耀在黎明的天边，
历史的长河，冲激到一千九百四十六年，
我们的祖国，即将投进金色的曙光里面。

毛主席登上了高高的宝塔山峰，

极目四望，祖国的一切包容在心间；
那飞雪的峰峦呵，那阴雨的江南……
那荒芜的大地呵，那血泪的中原……

苦难的奴隶正在忍受着煎熬呵，
血火中的人民正经受风雪严寒……
毛主席看到了边远的内蒙古草原呵，
他将用太阳的光辉把黑毡包温暖。

黎明的前夕，是草原上最黑暗的时刻，
贫苦牧民的身上压着大山一样的苦难。
毛主席心里惦记着草原上的牧人呵，
革命和贫苦牧民的命运紧紧相连。

党派金霞同志深入额吉淖尔草原，
发动奴隶们拿起枪杆建立红色政权！
阿西瓦妮是血火里闯出来的蒙族姑娘，
革命重任，把她们结成了战斗的伙伴。

告别了住惯的窑洞和宁静的枣园，
告别了杨家岭的小路和巍峨的宝塔山；
告别了呵，那南泥湾的镢头和纺车，
告别了呵，那沁人心肺的小米子干饭。

同志们送行到延水桥畔，

延河里的流水呵，奔腾而又急湍。

同志们紧紧握住战友的双手，

祝愿的话语，如滚滚倾泻的飞川：

激烈的炮火中，有驰骋的骏马，

狂暴的海面上，有勇敢的海燕；

在战斗的熔炉里冶炼红心和铁骨，

在斗争的风雨中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

前面的道路呵，崎岖而又艰险，

对革命战士来说，没有跨不过的难关！

前面的征程呵，漫长而又遥远，

对共产党员来说，却又是何等的平凡！

只要把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里，

就能冲破任何艰难险阻飞跃天堑！

只要把革命事业放在心上呵，

就能战胜凶狠的狼虫，狡猾的敌顽！

奴隶创造世界！——

把党的根子深扎在群众的土壤中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主席的教导是革命征途的指南！

让我们在战斗的风雨里相逢吧，

胜利会师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
彻底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
让我们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凯旋！

.....
.....

热情的话语象燃烧的火焰，
在战友的胸中激起浩瀚的狂澜！
深情的嘱托如沁心的甘泉，
给出征的同志把斗争力量增添！

再见吧，朝夕相处的革命战友，
再见吧，抚育成长的圣地延安；
毛主席呵，您的儿女踏平荆棘开创新路，
党呵，革命战士高举红旗永往直前！

革命战士象一只只离弦的箭，
从红色圣地射向祖国四方八面！
射向白山黑水，射向长城内外……
射向大江南北，射向边疆草原……

金霞和阿西瓦妮满怀豪情，
两匹战马就是她们的万里征帆。
勇敢的海燕穿过云层迎击风浪，
用鲜血和生命叩响胜利的门环。

2

陕北高原的黄土呵，留在她们身后，
鄂尔多斯的明沙呵，闪在她们眼前；
塞北的春风吹着了心头烈火，
披风戴月，滚滚黄河又拍打战马征鞍。

战马迎着黄河的涛声仰天嘶鸣，
战士望着奔腾的激浪胸比天宽；
黄河呵，你不愧为我们民族的祖先，
黄河呵，且看英雄儿女驱散那乌云漫天。

浪击船弦，金霞望着遥远的天边，
风鼓长帆，阿西瓦妮怀念故乡草原；
她们胸中有一条连心的红线呵，
阶级情、民族爱，使得她们休戚相关。

渡过黄河水，望见了南来雁，
翻过青山岭，来到了草原边；
草原呵，战士就要扑进你的胸怀，
草原呵，战士怀念你，眼欲穿。

骏马望见草滩，飞蹄格外高远，
战士望见疆场，战志溢满心田；

金霞望着眼前开阔的天穹：
“小阿西，你的家乡在哪片云彩下面？”

阿西瓦妮眼里闪着亮光，
久别的故乡一齐呈现在她的面前：
“金大姐呵，我的金霞同志；
在那儿，顺着我这高高扬起的指尖！”

两名战士在马背上爽朗地笑了，
笑声惊起草丛中的鸿嘎噜*高高飞旋：
“小阿西，唱吧，唱一支故乡的歌吧！”
金霞在马上搂住了阿西瓦妮的双肩。

没有骏马，牧人就不能飞向远方，
没有歌声，牧人就不能走过草滩；
歌声和骏马是牧人的两只翅膀，
天上的白云呵，快为歌声弹拨琴弦。

阿西瓦妮放开了银铃般的歌喉，
面对着阔别的故乡，额吉淖尔草原；
深情的歌驾着白云在草原上飘荡，
动人的心歌呵，唱出阿西的苦难：

* 鸿嘎噜：即小鸿雁。

草原茫茫，白毛风把乌云撕成碎片，
长夜漫漫，星光笼罩着无边的黑暗，
世世代代带着“罪”字的奴隶哟，
在饥寒交迫中，一代代受尽了熬煎。

奴隶们世代居住的额吉淖尔草原呵，
曾几何时，飘过一丝快乐的炊烟？
苦难和血泪是草原上的孪生姊妹，
舒心和笑意呢？根本和奴隶们无缘。

祖祖辈辈只有乞求佛爷赐福，
而佛爷呢？却是一块石头永不睁眼！
王公贵族永远主宰着贫苦牧民的命运，
贫苦牧民呵，只有把“罪”字给儿孙继传。

草原上的奴隶多少次举起刀剑，
曾把统治阶级的世袭宝座打翻；
可哪一次不是白骨填坑呵，血溅草滩！
留给后辈儿孙的呵，还是头上的大山！……

愤怒的泪滴呵，深情的壮歌，
把金霞饱经战火的心已点燃；
往昔的苦难呵，仇恨的浪山，
在阿西瓦妮心头呵，惊涛急湍。